

R人生百味

renshengbaiwei

楼 风

□程 筠



人与人之间，当然会有距离，却并没有凝固的藩篱。部落、家庭、村庄、小镇、城市……如今，在小区，又有了新的相处法则。

一栋楼里，家家户户看似陌生疏离，却始终靠近。共同安顿生活的一群人，彼此照应看顾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有了“楼风”。

我家所在的那栋楼，三十多层，两部电梯，两百来户人家，按照一家四口来算，十多年来，自己竟与八百多人朝夕比邻而居。

公共卫生，由保洁阿姨专职打扫。楼道总是一尘不染，谁家门口有袋垃圾，也常会“不翼而飞”。可想而知，必是借她之手。来而有往，出门下楼的人，把事先分离出来的废纸箱、矿泉水瓶，悄悄放在一楼拐角。谁都知道，那是她“战利品”的临时存放点。如此做的，不在少数，齐齐整整捆着，或是利利落落拎着，堆积一处，好不默契。

无需商约，彼此着想地相处，无言胜过多言。

为了通风，楼道电梯口的窗户总是开着。赶上狂风大雨，冰天冻地，几次碰见，临近电梯的那一户女主人，推门而出，拽上那扇窗户。这样，早晨等电梯的人，也就不再有寒风急雨等他。

晚风呼啸，那窗猛烈拍打碰撞，声声震耳。我欲要出门前去，又见那位女主人，已经关紧那窗，转身回屋。

左邻右舍，虽不相识，却原来只隔一门。

高峰时段，电梯总要排队，空闲时间，虽然三三两两人不多，可楼层太高，错过一趟，也是要等好久。早已面熟的一对母女，起初是母亲，远远听到脚步声，就会长按“开门”键，放声告知：电梯到了！便听，脚步由远及近，由慢而快，直入电梯，按键的手这才松开。

时间一久，小女儿也得了“真传”，闪入电梯便紧紧按着“开门”，小小的个子，被遮在角落，于是不住地问：外面还有人吗？没人应声，她才放心按下“关门”。恰巧，外面有人疾呼：稍等

一下！她又会急急按下“开门”。

同住一栋楼，转身离开，并不一定推远彼此，可是一起等待，必然可以拉近距离。

几位高龄的老人，总爱聚在楼前的花坛边，晒晒太阳，聊聊天。有人备好了椅凳，有人却只是站着。小区微信群里，年轻人开始有了呼声：要在花坛边，设下两条长椅。响应此起彼伏，于是，选出代表与物业交涉。

没有此项预算，物业作难。遇水搭桥，微信群里有人提出众筹，几百户人家，分摊下来，每户只需出一点钱。众筹完成，物业代为采买安装，还加装了遮雨棚。花坛边，围拢而来的老人，越来越多。有时，推婴儿车的妈妈们也来此“组局”。

不凑热闹如我，每每经过，也会被成群的欢笑打动。

一楼之风，其实，便是处邻之风。邻居，无法选择，难以改换，但邻里如何相处，可以选择，且可以改善。

R人生感悟

renshengganwu

推 磨

□唐颖中



那年，我在农村插队，常常要用石磨磨玉米。隔壁的李婶家里有个石磨，我常借用磨玉米面。

我从没推过磨子，第一次磨玉米面，李婶便坐在磨旁替我朝磨眼里添玉米粒。磨盘大如盆，长长的磨杆呈“T”字形，我双手紧握着横杆，身子前倾，磨杆一推一拉，可是磨杆拐弯时，总是将上面的磨盘推挪了位，磨出的玉米面因而粗细不匀。李婶见状，说：“你别慌

哟，磨杆拐弯时要是从从容容地拐过去。”于是磨杆每磨到拐弯处，我就从容地一推、再从容地一拉，果然奏效。原来，推磨很简单，只要有力气并学会了拐弯，也就学会了推磨，磨出的玉米面必然粗细均匀。

生活是条路，人在路上走，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，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一如推磨从从容容地拐个弯，不如意的事也就拐过去了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这就是当时民国乡间小学的风貌之一，借以窥豹，来理解谢孔宾当年求学的现场。

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中有一段话：“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”

回溯那民国时代，似乎总是兵荒马乱。然而，一路走来的很多献身教育的人，比如鲁迅、丰子恺、叶圣陶等很多大家，都在中小学或者师范代课。正是这些思想者、爱国者，穷尽一生心血探索着中国的未来和出路。

但似乎现在的教育，教育出来的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从小被灌输着要好好读书，日后方能出人头地，别输在起跑线上。所谓“出人头地”不过是常人眼中的追名逐利。现在的读书，就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。这是令人警惕的。

谢孔宾的童年少年是在单县农村度过的。单县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区，是湖西区的首府。

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……”

这首著名的电影插曲将微山湖的美名唱得家喻户晓，湖西，说的就是微山湖以西。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后不久，115师主力则在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向山东发展。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 立 编著



1938年12月，115师685团被撤到湖西地区，改编为苏鲁豫支队，其中，有一个营与当地的革命武装——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合编为鲁豫支队第四大队（相当于团的编制），由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担任大队长。梁兴初，就是那个外号梁大牙、被彭德怀尊称为万岁军军长的梁兴初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，中将军衔）。

湖西沃野百里，铺展到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边界的十余个县，南阳湖、独山湖、昭阳湖、微山湖由北而南，像条项链挂在这方平原的东面。这里紧靠津浦、陇海两条铁路干线，逼近战略要地徐州，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。

其实在谢孔宾得黑热病的时候，这片土地上的抗日热潮如火如荼，而在此时，也发生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湖西“肃托”事件，这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，一起悲剧性事件，也

像一场黑热病，差点把湖西的前程给毁掉。

《罗荣桓传》里，记录有1939年山东南四湖以西的边区发生的“肃托”事件。所谓“肃托”，就是肃清托派。托派，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，在中国，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“中央”，进行党内分裂活动，所以要肃清托派。

湖西“肃托”事件，发生在1939年。这年8月，湖边地委干校青训班毕业分配的时候，在学员中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，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干校有“托派”活动，便开始进行“肃托”。这是一起在全国、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。

为了还原谢孔宾童年时代生活的时代氛围，我找到了《往事漫忆——郭影秋回忆录》这本书，郭影秋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，在耸人听闻的湖西“肃托”事件中被诬指为

“托派”险遭枪杀。他后来做过云南省省长，后又主动去做大学校长：先后任南京大学、人民大学校长。郭影秋说：“一个人可以当得了省长，却不一定能当得了一个大学校长。”

在回忆录中，有一件事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，这就是1939年的秋冬，骇人听闻的“肃托”事件。时任独立大队政委的郭影秋也遭到逮捕。在受审时，种种刑具轮流使用，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。

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《湖西“肃托”始末》上有这样的记载：

就在罗荣桓到达湖西的当天上午，王须仁一伙狗急跳墙，再次提审郭影秋，企图捏造口供，造成既成事实。

面对不折不扣的郭影秋，王须仁杀鸡给猴看，当着他的面，手持榔头，拷打义勇二总队民运干事陈景文，问一句，就照着他的头和脸打一下，边问边打，其

情其景，极为惨烈，陈景文的鼻子被砸烂，牙齿被击碎，眼睛被打瞎，一只眼珠被甩到地下，最后他竟被打得天灵盖爆裂，壮烈牺牲！烈士的血和脑浆飞溅而出，溅在郭影秋的身上……

而在“肃托”中，后来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也差点被枪毙。

其实后来证明，“肃托”就是一部分人思想太左，觉得越左越革命。郭影秋说，湖西“肃托”事件之后，从1940年至1943年，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，也是根据地极其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。日本侵略者逐渐将侵略目标转向解放区，对根据地经常进行“扫荡”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方针，不断制造摩擦。在这种总的形势下，湖西地区及其周围的日伪顽势力，乘湖西根据地发生“肃托”事件，更加紧对湖西进行“扫荡”摩擦和侵扰。1940年以后反“扫荡”反摩擦的斗争十分频繁。

再者，自1940年后，冀鲁豫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罕见的干旱，群众生活也十分艰难。一个根据地内，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总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各县、各区还有县大队、区中队，都要地方供应吃穿，在群众既有困难又有情绪的情况下，要进行征粮，保证供给，就很困难。既要消除“肃托”造成的严重恶果，又要对付日伪的封锁和“扫荡”，还要战胜自然灾害，种种情况和原因，造成了湖西的三年困难时期。